

情到深处

暖意

□许 丽

冬日村头沐暖阳，远观群雀翥旋翔。在冬日，艳阳高照的周末最适合去郊外走走，极佳去处之一，当属西郊的黑虎山了。

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已沿着林中褐红色的景观小路徐徐而行了。行人极少，空气清新，阳光暖暖地打在身上，说不出的惬意。极目远眺，淮河玉带般穿城而过，山林深处鸟声啾啾，近处的枝条、草儿呈现出冬日的色泽，不由得令人感慨：冬天，真是润泽舒朗，瀚远迷离，厚重中透着水灵，令人回味并心生向往啊。一直都觉着，就冬天自身而言，更像卷轴中的土黄，最大气、最深沉，最能代表时光的厚度和历史的长度。这季节的郊外，绿色成了稀缺色，满眼都是光秃秃的枝条，我的心便顺着这枝枝丫丫向上飞呀飞，飞到了那寂寞而又偏远的小山村。

记忆中的冬天似乎格外冷，山里小孩的脸上都有两坨粗楞楞的红，母亲告诉我，那是野风吹后皴的。我们姐弟三人却没有，不知是天生的，还是与母亲比其他妇人更会悉心呵护有关。腊月里是山里人相对清闲的月份，庄稼不再需要殷勤侍弄，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做打算，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家忙乎的无非是“饱暖”两个字了。

你去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皖西山村吗？条件稍好点的人家标志性的住所是三间大瓦房，屋子周围远处有茅厕，近处是猪圈、菜窖，再有的就是一个高高的柴堆。在劳动力充足的人家，垒一个柴堆不算啥，但对于我家这样父亲长年在外工作、母亲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的家庭来说，真的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其中母亲的苦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厨房里的灶台劳苦功高，一家人的吃喝洗漱用水全都用它烧，柴火的用量巨大。纸张最是金贵的，引火只能用于枯燥的松针和干草之类的，劈柴烧起来有力度，但是弄回来可不容易。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到处都能看到粗细不一的树枝。近处的山林都是粗大的，那是万万不能砍回来当柴烧的，只能到很远的荒山老林里砍柴。母亲也不例外。一大早，她把家里的娃们、鸡猪喂饱后，腰里别着砍刀，扛着一根扁担就出门去了。太阳从东山顶上移到了头顶的蓝天上，当我们肚子咕咕叫的时候，母亲挑着一大担捆得结实实的柴火回来了，她额前的头发凌乱，汗水湿透了内衣衫，透过旧棉袄冒着水汽。放下柴火，换下汗湿了的内衣，顾不得洗一把脸，就让我赶紧点火烧锅，她开始准备午饭。吃完饭，屁股还没沾一会板凳，就又带着行头再次跟着村里人一起向远山进发。

打柴人一天比一天回来的迟，因为他们要赶更远的路找柴山。赶在下大雪之前，母亲请两个壮年伯伯来帮忙把晒得已半干的柴堆成堆，最上面压上近几天新砍的柴，然后用于稻草覆盖住。高高垒起的柴堆足够我们暖到来年春天了，我们兴高采烈地在柴堆前玩耍。感觉很快大雪也来到了，纷纷扬扬滴水成冰。我们三个娃穿着厚厚的棉衣，喜欢跟母亲围坐在灶台后边，那里有母亲烧饭后留下的炭火，母亲在火堆灰里埋上两个大红薯。我看着母亲在火堆旁边纺线、纳鞋底、补衣服。红薯冒出诱人的香甜味，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掏出红薯，一边左右换手

感物抒怀

家乡的红花草

□青果老余

我的家乡在淮南南岸，地势低洼平坦。那里没有山峦起伏的逶迤，找不到烟雨江南的诗意，听不到溪涧潺湲流水，看不到漫山火红的杜鹃。它很普通，普通的像是一张不起眼的白纸，一杯口渴了才想起的白开水。

幸亏啊，那里有一直萦绕在我心中的红花草。

红花草本不生长在我的家乡，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从南方某地引入。记忆中，不需要精心耕耘，只把它的种子撒在秋收后的稻田里，经过漫长的冬天，它便在冰雪的覆盖下，与陌生的土地产生了感情，悄悄地把根伸入大地，当第一缕春风拂过，就急不可耐地吐露新芽，舒展妖娆的身躯，为枯野披上绿衣。

此时苦菜、荠菜等众多本地野菜不知道来了新伙伴，还趴在地下懒洋洋地睡着懒觉。等它们醒来，红花草已开始绽放出紫红色的花朵，一朵、两朵、三朵，无数的花朵像一把把小伞撑立在绿叶之上，亭亭玉立，婀娜摇曳。整个田野由绿变红，放眼望去，花团锦

拍拍灰，一边剥皮，掰成三块递给我们，那是我们童年里最美味的零食了。

母亲老家住在山头上，自幼丧母，经常穿着单裤过冬，每天走不完的山路，落下了膝关节炎的毛病。经年劳作令她的关节炎越来越重。她总是把一双腿挨近火堆烤，还把炒热的大盆装在粗布缝制的布袋里，每天晚上睡觉绑在膝盖上焐。山村的夜晚尤其是冬夜万籁俱寂。小孩子的瞌睡大，我们总是一沾枕头就呼呼大睡。有天半夜，我从睡梦中醒来，风吹着窗户上的塑料纸发出沙沙的声音，黑暗中传来母亲轻轻的呻吟声：哎哟喂，我双腿啊，啥时候能到哪个死人堆里换一双好腿啊……我的枕头不知啥时湿了，那冰凉的触觉令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鸡鸣声唤醒了村庄。母亲照例早早起床，扫地喂鸡喂猪烧水烧饭喂娃。水缸见底了，母亲挑起水桶去水井边，我跟在她身后。她扭头看见我呵斥道：清冷的天，雪都盖脚脖子了，你跑出来做什么，赶紧回家去。我固执地远远跟着她，踩着她踩出来的雪窝窝亦步亦趋。雪后的山野白茫茫一片，太阳探出山洼却没有一丝热气。好像天地万物都结了冰，唯独井面没有，像是镶嵌在白色帷幕里的一个黑圆点，小路两旁竹林里绿色的竹叶上面裹着雪，星星点点仿佛一幅素描的画。群山被白雪覆盖着，似乎有些苍老了，是这井水使它返老还童；井水有些苍白了，是高低起伏的山使它充满了活力。山与水，就这样心心相印在风风雨雨里。

母亲将两个大水桶装满了水，弯下腰半蹲着，扁担压在肩膀上，眉头皱了皱一股劲站起，快步往回走，半途有一截坡路，她咬着牙放慢了脚步，一步步踩实艰难地往上挪。扁担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我紧盯着她的腿，看不出这会子她疼不疼，也想不明白身高不到一米六瘦弱的她为何总有使不完的劲。母亲把水倒进水缸里，又去挑第二担，这次她严令我不再再跟着。我站在大门外等她。屋檐上挂着的冰凌在阳光下晶莹璀璨，开始滴滴答答滴水。靠近屋檐的墙壁上的鸟洞口，鸟妈妈啾啾叫着东张西望。我学母亲的样儿从家里抓了把碎玉米放在雪地上，鸟妈妈嗖地飞下来，一趟趟衔着飞回洞里。我看不到洞里那几只小鸟儿争抢着吃食的模样，忽然间觉得这只鸟妈妈像极了我的母亲。

时光荏苒，我不知母亲是凭借着怎样一种信念拖着疼痛的双腿熬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我考入六安卫校读书时，父亲把母亲和弟弟妹妹接到了蚌埠。母亲的腿疼始终是我的心病。后来我分配进医院工作，找到了一位德艺双馨的骨科老主任医治好了母亲的关节炎，二十多年至今再也没犯过病。母亲常说，从那时起，她的生活才有了质量，日子才一天天地好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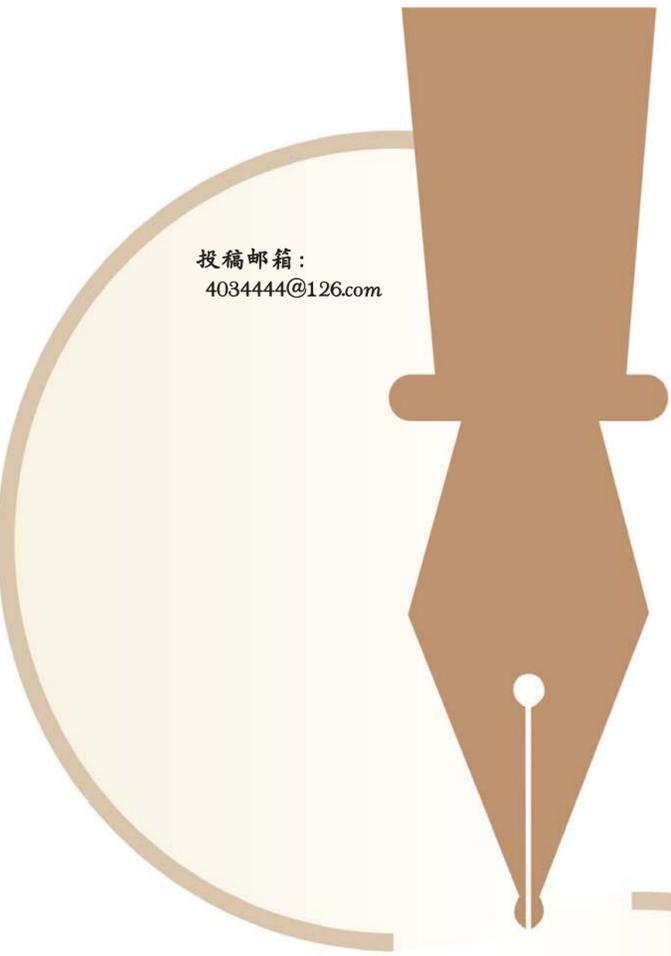
站在冬日的山头上，看着年过七旬的母亲喜笑颜开轻松地行走，我禁不住感慨万千。远远的原野是博大而宽广的，头顶上的阳光是博大而宽广的。心里涌动着说不尽的满足和快乐，周身感受到层出不穷的暖和爱。我的目光温柔地抚过原野里的楼房和桥梁，穿过田野里的河流、道路，越过路尽头瓦蓝瓦蓝的天和天际里丝丝缕缕的云朵，世界如此静谧，一股股暖流再次涌上心头。

簇，彩蝶飞舞，春风吹来，空气中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蜜蜂们怎能辜负花仙子在春天的盛情邀约，三五成群，在它的香蕊里，尽情地吮吸着花的粉、蕊的浆。

家乡的田野变成了紫红色的花海，挖野菜的大人小孩徜徉其间，接受花的洗礼，迎接春的黎明。在那个艰苦寂寥的年代，正是红花草给了乡亲们美的启蒙，生的追求。

然而，恰在花儿开得奔放、蜂蝶爱得热烈之时，红花草却要无奈地与这春天告别，它有另一个使命，把自己埋进泥土，让娇嫩的身躯连同花儿一同在泥水中香消玉殒，化为水稻小麦生长所需的营养。

看着红花草被无情的铁犁翻入泥土里，淹没在水田中，我不禁为这美丽的生命而赞叹，它用冬的隐忍，带来了春的绚丽，它没有死在悲凉的风中，而是倒在了爱恋它的春泥里，它用短暂美丽的一生，为生我养我的土地贡献力量，也在我童年的心里打下五彩斑斓的底色，种下了挥之不去的乡愁。

投稿邮箱：
4034444@126.com

诗 歌

淮河两岸

□刘安全

我的祖辈
将我的根锚定在
一个叫西门的渡口
和我长在一起的
还有院台上的两棵枣树，一棵石榴
她们连同走千走万衍生的古训
丰盈了我幼时的枯竭和憧憬

横的汽笛蜿蜒着桐柏山的苍翠
竖的汽笛裹挟着津浦线的长风
这笛声交错出我童心中的遥远
感谢蚌山坚硬的筋骨
挑起这片土地划时代的风云

我曾光着脚丫在左岸行走
不惧芽的锋芒，蟹钳的执拗
如今的我，疲惫地在右岸行走
古老的河段已被飞光流彩
切割，重构

肥美的银鱼
游进双墩粗陋的土陶
7300年的孵化，足够将自己
养成化石
陶塑题纹而人头像的微笑前
我怀揣胆怯

青春是无限可能的起点，
是不断奔驰的赛道，
青春是激昂的，是火热的。

青春憧憬着美丽的梦想，
燃烧着勃发的力量，
青春是稚嫩的，是跌宕的。

成长把意志炼成钢，
勇赴没有硝烟的“战场”，
砥砺前行，
在成功与失败中奋进

给冬天（外一首）

□王 群

黑夜
心中的丛林
枯叶片片飘落

是你用雪
在我的窗根
点燃一个洁白的世界

你的天使
无意装饰这人间
它只在我的心底贮藏

而后，它用融化的溪流
牵引着我
走向春暖花开

冬 雨

来自中原的汤汤浩气
由清澈走到浑浊
走进禹会诸侯的盟酒
斑驳的望夫石，沧桑的古银杏
催启华夏文明的滥觞

你延伸着秦岭的风骨
南和北在这里碰撞，逗留
淮上的微风细浪，晕染过唐诗宋词
也曾锁住马背上骄傲的吴钩

东来的紫气，灌满龙子湖的浩渺
曹山之阳的古冢
依然能将松风擦亮
再顽强的风水也逃不过，历史的兴亡

西门渡，也是我村庄、我小学的名字
一如我家的老宅及院中的果树
熟透的果实终要掉落
全不似脚下淮水东去的决绝

爷爷的渔网已漏过半个世纪的时光
但网过的河蚌及打上来的故事
就藏着蚌珠的妩媚，倔强和希望
也藏着一座叫蚌埠街的珍珠城的
宏大过往

激情把理想点亮，
乘风破浪破万里浪，
踔厉奋发，
在选择与坚持中成长

放飞青春的心灵，
胸怀如原野广袤无垠，
青春岁月中，
别遗失了笑容，
鸣响你铿锵的足音，
纵有伤痛
亦逆流而上

母亲的手
抚过季节
那一树卷枝
那一幢老屋
迎来冬天的第一场雨

老街，晨雾弥漫
浸染着雀儿的鸣叫
片片枯叶裹着雨露
在凸凹不平的石基上喘息
屋檐灰色的瓦砾
写满儿时的记忆

雨中
我的脚像两片落叶
载着我轻盈起来
它在帮我拼命地找寻
母亲曾经的怀抱

百姓记事

红薯很甜

□常 敏

还是初夏的时候，好友君就邀我们到他的小园地看看。诸多原因未能成行，直到前两天小聚他又提醒近期一定要去看看了。

周日清晨，习惯睡懒觉的我还没起床，就听见手机响了。“今天上午可有空，过来转一圈顺带挖红薯？”君来电。听他这么一问，突然发现自己好久没去亲近田野了，不如趁着这个机会活动活动筋骨，锻炼一下身体。

洗漱吃完早饭，驱车前往。来到约定的地点，君早已准备好工具在等候了。我们扛着锄头，拎着塑料桶跟在他身后。雾气还未散尽的乡间小路上少有人影，远处的楼宇和树林若隐若现。冬日的田野里，一度疯长的杂草次第放缓了蔓延的节奏，直到纷纷披上枯黄的外衣。踩着落叶覆盖的小径，脚下干枯松脆的树叶伴着有序的脚步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脚下的草丛被来往的路人踩出了一条通往菜园的小路。小路两旁芦荻丛生，一簇簇纤细瘦弱的身体顶一头白绒绒的荻花随风摇曳。

来到小园地，放眼望去一片丰饶的景象。园里浮起的是一种散漫于空气中的果实与泥土混合的馨香，以及跳跃在眉宇间的喜悦。几个人挽起裤脚走进小园地，这块地是君在空闲时间开垦的，面积大约有几十个平方米，四周是天然的枯枝围挡着，南面设有枯枝遮挡的地方就是方便进到园地的入口。地里除了种植红薯外，地中心还有拱出土壤半截的青萝卜和白萝卜。一畦芜萎与几丛小葱比邻而居，一棵茴香扎根在青菜堆里格外水灵。西边一株南瓜蔓钻出枯枝，茎蔓上吊着三个花皮南瓜。

红薯秧子长势旺盛，碧绿的叶子均匀铺在土地上，用手拨开茂密的叶子，就能看到暗红色的藤蔓。君熟练地用抓钩把红薯秧子都拢到一起，用镰刀割断藤蔓并清理到旁边，对我们说：“开始挖吧！”

“从哪里开始挖？”对于从未摸过农具的我来说，手里拿着锄头笨拙地比试了几下，不知如何下手。

“当然是从藤蔓根部挖啦。”爱人边说边指着地面上残留的藤蔓。我高举起锄头，对着隆起的土包就是一锄头下去，还好泥土被露水打的湿漉漉的挺好挖。在锄头扳起的瞬间，除了泥土啥也没有。

“离根都近点，再挖深点。”爱人在旁边指挥。我又使劲刨一锄头，这次手

里的锄头明显有感觉了，好像碰到了个硬邦邦的东西。我掀起锄头，只见锄头上呈现出一块橙红色的红薯横截面，横截面上还冒出乳白黏稠的汁液。“糟了，这么好的一个红薯被我拦腰斩断了。”我有点惋惜，把锄头往脚下一扔，“还是你来挖吧。”

“挖红薯不光是体力活，还需要技巧，具体挖多深和力度都要适中，不然就会把红薯挖断了。”爱人拿起脚边的抓钩对着暗红色的根部，找准合适的角度切入土壤，沿着红薯的轮廓进行挖掘，挖得很小心谨慎，一点一点直到整棵红薯完全暴露出来，再用力一掀。一棵红薯藤下面都结好几个红薯，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红薯带着泥土的气息呈现在眼前。偶尔也能挖出几个红皮饱肚的特大号的红薯，心里还有点小激动，挖得更带劲了。

我们边聊边挖，一个个红薯破土而出，躺在新翻的松土上。我跟在后面不停地捡拾红薯，把它们集中堆在一起。几个人虽累得气喘吁吁，可心里是满满的喜悦。“没想到这么一小块地，竟挖出这么多红薯。”我惊喜道。

“你以为呢？自从将红薯秧插进土里，每周要来除草施肥，在一天天的期待中渴望见到成熟的果实。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辛勤的汗水像种子一样播撒大地，得到的回报一定是喜出望外。”爱人把红薯装进袋子。

“陷于工作，我们忙得焦头烂额；蜗居小家，我们活得瞻前顾后；唯有一方小园地为我们松散，还我们自在，引我们回归……”君收拾好工具，他的话语中流露出对土地深厚而又敬畏的情感。

到家后，我把这些还沾着泥土的红薯清洗干净，摆放在阳台上晾晒。“这几个手指头粗的小红薯适合蒸着吃，那几个溜光水滑的用空气炸锅烤红薯再好不过了，旁边那几个有外伤的只能做芝士红薯饼了……”我计划着如何烹饪这些红薯。经过几个太阳的照晒后，红薯表面的水分彻底蒸发。我挑了两个放在空气炸锅里定时烤熟，拉开抽屉焦香扑鼻，取出红薯撕开流着糖浆的外皮，咬着入口即化的黄瓤，薯香加上瓤儿的软糯顺着喉咙滑下去，从口腔到肠胃瞬间被香甜润泽。

窗外寒意阵阵，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吃着烤红薯耐心又暖胃，简直不要太惬意！的确，真正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超越回报的劳动。

水杉
张传安 摄